

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演變與展望

羅石圃

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今年二月訪「東協」五國時曾在新加坡對記者宣稱：美國對東南亞政策，已經不再游移，今後將堅決支持「亞西安」，作為美國在此一區域政策的基石。華府對東南亞政策，為何陷入了舉棋不定的困境？由杜勒斯所促成的「東南亞防衛公約」，何以竟面對共軍席捲印支三邦而袖手旁觀？是誰鑄成的大錯？今後將如何修正？這都值得我們評估。

一 華府釐訂東南亞政策的背景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一日，日內瓦國際會議簽訂「越南停火協定」，將越南一分為二，讓越共在河內建立政權，與西貢的自由政府分庭抗禮。從此，越南雖已從法國殖民地的枷鎖下取得了獨立主權，但仍有半壁河山在赤色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越共控制下，且此一協定亦曾明文規定：由越共分支的寮共武裝仍將繼續盤踞桑怒、豐沙里兩省，顯示河內政權，將在共產國際的指使支援下，以越寮北部為基地不斷擴張，不但將使西貢、永珍、金邊的自由政府，無力保衛疆土，連東南亞其餘各國，也難免成爲一張張被推倒的骨牌^①。

因此，美國在「日內瓦協定」簽署後不到兩個月的九月一日，即在馬尼拉集會，由美、英、法、澳、紐、巴基斯坦、菲、泰等八國，簽訂「東南亞集體防衛公約」，其內容分爲三大部份：（一）主條文；（二）議定書；（三）太平洋憲章及附件。第一部份表明：締約國將以聯合方式促進個別與集體的力量，以抵抗武裝侵略，及以有效的自助與互助方式，防止及對抗由國外指揮的危害其領土完整與政治安全的顛覆活動。如在防衛區域內的國家遭到外國的攻擊侵略時，各締約國應視同危及其本身的和平與

註① 「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朱鶴賓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安全，都須採取防衛行動，但須經過受侵國家政府的要求，始可派兵協防。

第三部份表明了：此項防衛公約，在維護整個東南亞及西太平洋的和平與安全，並努力促使要求獨立的國家能達成其自治主的願望；重申在經技術文化諸方面的合作，以求提高本區域的生活水準，經濟進步及社會福利。

按照「日內瓦協定」：獨立的印支三邦都須遵守中立立場，不得參加任何軍事同盟。但東約的防衛構想，乃來自北越的共產國際侵略者為假想敵人，而南越和寮棉乃為防衛的第一線，又安能不納入防衛範圍。所以在「東約」中，又載有由法國提議的「議定書」，與公約同時生效，其內容為：（一）締約國一致指定高棉、寮國及南越管轄下的領土，應包括在條約區域內；（二）本約經濟措施，亦適用於上述國家及領土。

此外在東約中附有「美國的了解」：申明在發生武裝攻擊的情形下，美國行動的承諾，祇適用此種類型的共產侵略^②。

二 「東約」的基本精神

美國的東南亞政策，由訂結「東南亞集體防衛公約」——亦稱「馬尼拉公約」而開其端，此後華府即以保衛此一地區自由和平安全為己任，不惜付出重大的代價，協助本區有關國家對抗國際共產黨所指使支援的共產武裝攻擊與政治顛覆活動。不過「東約」的主要精神，着重在美國的軍經援助，希望以經援促成區內各國的經濟發展進步，俾由繁榮達成社會安定和平；並在大眾的知識程度提高後，可以認清馬列主義所宣傳的天堂祇是烏托邦，更可了然於共產黨徒所設的種種陷阱。美國的軍援則在使各國本身的防衛力量增強，對內得以剷平共黨所發動的武裝叛亂；對外，可以結合盟邦的部隊，抵禦共產國際的公然進侵，並非以美軍協助為主體。

一手製訂華府東南亞政策的美國杜勒斯國務卿，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簽訂「東約」後，對參院外委會所作的證詞中，關於這方面曾經明白指出：

「我們無意把美國軍力的任何主要部份，構成該地區（東南亞）的防衛軍隊，我們主要依靠我們機動性打擊力量的嚇阻。我們已將這一點在條約內向友邦清楚的表明，這便是我們的政策。

依照我們軍事顧問的意見……假如我們在東南亞建立這樣的組織（指北約軍事組織），便牽連我們軍力不適當的過度使用。

註② 「國際組織綜論」，史振鼎著，「幼獅書店」出版。

我們沒有足夠的兵力如此去做，我們相信：如該地區發生公然的武裝攻擊，最有效的步驟，便是打擊侵略來源，而非派遣美國的人力到該地區去從事地面戰爭」^⑤。

誠然，就「北約」來衡量「東約」，自不能不承認後者是軟弱無力。例如盟邦一旦遭到了公然武裝侵略，締約國在採取協防行動之前，須經過共同磋商，在全體一致的決議後，始可出兵協防，如有任何一國投下反對票，即不能作成決定，尤須等待受侵略政府邀請函到達，協防部隊方能入境參戰，在敵人兵臨城下，急待救援之際，而盟邦馳援以履行條約義務，竟須經過如此繁冗的程序，處處都顯示行動的遲緩，豈非自縛手脚？一九六二年中越共出兵侵寮，英法兩國認爲此係內戰不宜介入，永珍政府遂不敢邀請「東約」盟邦出兵協防，以致美、澳、紐的空軍抵達泰國後，亦不便入寮，這便暴露了「東約」聯防在軍事方面的最大缺憾^⑥。

不過杜勒斯的美國東南亞政策構想，並非以軍事聯防爲重心，他洞悉區內各國，除泰國而外，多爲戰後新興國家，而新、馬兩國當時尚在英倫統治下，正在爭取獨立。這些國家的民心，由於遭受過西方列強殖民政府的桎梏，餘悸猶存；而且或於共黨份子以「民族解放」爲掩體的挑撥，唯恐西方勢力捲土重來，或藉機毀棄對殖民地由自治到獨立的承諾。如果在協防行動之前，未經受侵略國家政府的邀請即貿然馳援，適足給予共黨以挑撥的機會。所以杜氏所製訂的東南亞政策，對出兵協防，不得不如此慎重。而且他認爲東南亞國家赤化的主要危機，並不在共黨國家的公然入侵，而在於共產國際所培養的內部共黨，乘經濟落後，民不聊生以裹脅廣大貧民參加顛覆叛亂，以裏應而結合外力進攻，這才是心腹大患。

三 杜勒斯的東南亞政策重點

「東約」的重點，在於此一地區經濟技術與文化的發展，期以自助互助方式，使各國經濟繁榮，人民都能安居樂業。如此共黨即減少了裹脅挑撥的對象。至於如何促使這些開發中國家經技發展？美國亦自認責無旁貸，所以美國的經技援助，即依據「東約」義務源源而來。對當時的英法能否給予同樣的經援，華府雖並不寄予殷望，但基於兩國多年來在東南亞國家具有統治的豐富經驗，且在經濟文化方面的影響力猶存，所以不能不拉攏兩國參加締約，並藉以鞏固美國對英倫與巴黎的關係，可見杜氏在製訂美國東南亞政策時，煞費苦心。

註⑤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0-1955. Basic Documents. Vol. 1. P. 937

註⑥ 「東南亞公約的前途與美國的困擾」，本刊，八卷，八期，李其泰著。

從「東約」的內容，不難看出華府對東南亞的防衛，乃以安內爲先，攘外置於次要，至于如何達成安內的目標？除着重於以外援發展經濟文化及社會福利而外，對救平內部共黨的叛亂，則藉來自美國的軍援——包括裝備武器與訓練，以加強防衛武力，此不但可使用於清剿國內的叛亂，且可進一步作爲聯防的武裝。

參加「東約」的東南亞國家，雖僅有非泰兩國，但因南越、棉、寮都已納入防衛範圍，而新、馬在當時，亦因係英倫屬地而隨英國加盟，所以實際上，等於本地區已有七國參加。何況在華府的構想中，認爲締約國的範圍，勢必逐年擴大而遍及東南亞全部國家，假如在美國軍援下，各國的防衛力量都能迅速增強——裝備訓練達成現代化，則對共產侵略的聯防抵禦，便大有可觀。以新興國家爲主體的東南亞區域安全問題，不單在共黨的裹應外合，且亦存於各國內在的民族爭端，及其彼此之間的恩恩怨怨和邊界糾紛。馬共的興起，既源自華、巫種族爭執以及北平的煽動挑撥，泰共亦以華人爲主，也是中共哺育而成。他如菲、馬與印、馬及馬、泰、泰、棉之間都有疆界之爭，又都是共黨以民族主義者姿態挑起對外戰爭的藉口。因此，美國在「東約」附件中，明文指出：美國的協防，祇限於對共產國際的入侵，便是爲了顧慮到唯恐被捲入這類戰爭，也顯示華府的東南亞政策，處處都不敢掉以輕心。

我們認爲美國只允對東南亞協防而不以美軍爲防衛主力，不僅在顧慮到華府兵力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唯恐喧賓奪主，而使久受西方殖民桎梏的各國人民，在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的煽動下，興起反美風潮，杜勒斯對參院外委會的證詞中，曾有「我們軍力不適當的過度使用」一語，其「不適當」一詞，便寓有以美軍爲東南亞防衛主力，並不切合此一地區人民的要求的用意，不止於美軍兵力不敷調遣而已。由此可見爲美國策定東南亞政策的杜勒斯，在防禦共黨赤化的戰略上，早已顧慮到美軍協防，斷不可反客爲主，否則便難免侵害地主國主權，致爲共黨及其同路人所乘。證之以其後美軍入越的喧賓奪主，引起羣衆反美狂瀾的風起雲湧，都是出於華府並未遵循杜氏東南亞政策的真正用意而造成。

四 是誰鑄成了越戰的大錯

繼艾森豪入主白宮的甘迺迪，對東南亞政策的執行，首先出現了偏差，當一九六一年寮戰再起，這一場由中共夥同越共所輸出的戰爭，明爲反美，實即排俄，因爲越戰停火協定，乃由蘇俄一手促成，其目標在便於拉攏越共遵循它的和平解放路線，以免此一區域的共黨馬首——越共，在長期戰爭中日益倒向北平，河內政權成立後，即開始接受俄援埋頭建設，但在中共擬直接支援寮共武裝奪權的威脅下，越共爲了免除腹背受敵，遂不得不出兵入寮參加戰爭，所以寮戰的本質，是中共與蘇俄對越共領導權之

爭，也是雙方「和」「戰」路線之爭的起點。

至廿、黑維也納會談，決定了召開日內瓦二次會議，繼後在永珍組成左、右、中三派聯合政權，讓各派武裝部隊就地停火各守原防，這是美俄聯手封鎖中共夥同越共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開端^⑤，也因此揭開了越戰的序幕。北平認為直接支援寮戰既可迫使河內從戰棄和，倘再以同一方式拉攏「南解」，當亦可迫使越共與它聯手向南越輸出戰爭。河內則認為在寮戰中，既可以迎合北平的武鬪路線；寮戰停火後，又因永珍聯合政權的組成，正合於克宮所標榜的：「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的路線，使它在兩大之間，得以兩面逢源。寮戰既已佔有便宜，自不防再發動越戰。

在當時河內的廟算中，認定蘇俄斷不會讓它長期陷入越戰，以避免倒向北平，有結束寮戰的前例在，克宮自必再度出面與華府聯合促成停戰，使三派聯合政權再出現於西貢，其武裝部隊亦可以「南解」為掩護在南越得到防區。初不料越戰興起後，蘇俄竟袖手旁觀，面對美國陸海空軍蜂湧加入越南戰場，甚至河內海防遭到美軍轟擊，克宮亦視若無睹，原因何在？由於克宮寄望于詹森總統實踐其一再的聲明——將把越戰帶到製造戰爭的地方，北平已公然承認越戰乃由它所製造，美軍又安能不給予好戰的中共以重大懲創？這自然是蘇俄求之不得的事^⑥。

美軍捲入越南地面作戰，顯示詹森政府對杜勒斯所訂立的東南亞政策，不僅發生了偏差，且已背道而馳。美軍的反客為主，固然已使共黨及其同路人，以反「美帝」及其西貢「僕從」為號召，掀起了一波波的羣衆暴亂風潮，而美方又憎惡西貢政府不能配合作戰要求，不惜策動政變推翻堅持主權獨立的當政者，因而使美國駐越大使揹上了太上皇之惡名，這在越人的心目中，美國已成爲當年法國殖民者的代理人。當年杜氏所顧慮的美軍在此一區域「不適當」的使用，已由詹森政府的增援行動而鑄成了大錯。

五 尼克森對東南亞政策的修正

越戰的錯誤拖垮了詹森政府，繼後入主白宮的尼克森，在艾森豪主政時代，是副總統，對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所釐訂的東南亞政策，自會深知底蘊，遂不得不重整原有政策的精神，將錯誤予以矯正，他的「越戰越化」政策——裝備訓練西貢部隊接替美軍的戰鬥任務，使美軍迅速撤回，便是爲了避免美軍在東南亞的「不適當」使用，其後尼氏的關島聲明又指出：華府在越南撤軍

註⑤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著。

註⑥ 「俄毛對印支爭奪的經緯與趨勢」，本刊，十五卷，一期，拙著。

，並非表示放棄亞太地區——尤其東南亞的防務。美國今後將以其龐大的海空軍機動力量及核子傘，爲此一地區盟邦協防，用以打擊共產國際的侵略，但不再捲入地面戰爭^⑦。

綜觀美國的東南亞政策，在甘迺迪及詹森相繼執政時代曾經一錯再錯，到尼克森入主白宮，始重加修正，但他所採「聯中共以制俄越」的策略，其貽禍較甘迺迪在寮戰時「聯蘇俄以制中共」尤有過之，河內之所以不惜違背胡志明對蘇俄與中共不可偏見的遺言，無視於觸怒北平而一面倒向莫斯科，退根究底，乃由於尼周會談達成了，讓親中共的「南解」臨時政權，與河內、西貢鼎足而三^⑧的諒解所使然。此議果真實現，則將置北越於北平勢力的包圍中，遂迫使越共不得不接受蘇俄的單獨支援，並由席捲南越進而併寮侵棉。這又是尼克森與季辛吉對東南亞政策所鑄成的另一錯謬。

卡特政府的亞太政策，仍然是依照尼克森時代的架構實施，但由於他急於與中共建交，遂造成河內甘爲蘇俄建立東南亞霸權，不惜冒侵略的大不韙而侵吞高棉，使美國當年在南越苦心經營的海空基地——金蘭灣、峴港與新山一機場，都落入蘇俄手中。回顧越共於一九七八年春間出兵侵棉，雖勢如破竹，但仍屯兵金邊城下而懸岩勒馬。原因是當時美越正在巴黎談判建交，其爭點祇剩美方給予河內的四十億美元名義問題——究屬經援？抑爲賠款？以致河內不得不對棉戰適可而止，至華府與北平宣佈建交，河內即明知與美國建交絕望，遂爲蘇俄所乘。河內不但與莫斯科訂結友好條約，且更加入東歐經助集團^⑨。這是卡特政府對東南亞的又一失策。

越共在巴黎協定後，其內部曾經出現「國家共產主義集團」，堅持獨立主權，強調今後對外關係不受任何外國干涉，與親俄、親「華」兩派鼎足而三，他們顯然是主張接受美援，埋頭從事戰後復興建設。對內，將戰爭狂轉爲建設熱，對外引進美國勢力以平衡中共與蘇俄，走上南、羅獨立自主的路線，此正切合華府的期望，也是美國修正東南亞政策的契機。不料卡特政府爲拉攏北平建交而封閉了河內通達美國與自由世界之門，造成越共親俄派得勢，走上好戰路線而無法回頭，這也是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舉棋不定所產生的嚴重後果。

六 卡特拉攏中共所造成的越共侵棉

卡特政府對東南亞的政策，一開始，便是企圖聯中共以制越俄在此一區域的擴張。泰國得到中共的斡旋，使泰棉邊境以玉帛

註⑦ 「東南亞公約組織的命運」，本刊，十一卷，十一期，拙著。

註⑧ 「第三越南陰影」，本刊，十二卷，一期，拙著。

註⑨ 「中共與越南之戰爭」，日本「中央公論」雜誌，一九七八，九月版，匿名座談會紀錄。

化干戈，讓棉共在西線無戰事的情況下，得以全力突擊越邊，遂造成了越共公然侵棉，泰國進入了緊急狀態。華府一再聲稱：一旦泰國遭受侵略，美國必將履行條約義務給予協防。北平於上年棉軍攻入越北，使棉共政權退入山區後得有喘息整補的時機，成為泰國邊防的界外藩籬；繼後又一再申明：棉戰一旦擴及泰境，北平必將予以應援，華府與北平可謂互相呼應。

「亞西安」國家對其夥伴國——泰國安危，自屬最爲關注。此一區域組織，對俄越侵棉所展開的外交作戰，諸如繼續承認棉共流亡政權、在聯合國維護其代表高棉席位，以及促使聯大通過決議——外軍必須全部撤離高棉，以便棉人在金邊組成獨立政府，都是它在外交戰線上的輝煌戰果，但也切合了北平在東南亞與俄越爭霸的要求。就當前的態勢而言：華府與北平聯手，阻止俄越勢力向東南亞擴張，使共黨陣營的爭奪範圍限於印支三邦，無暇繼續南進；且中共爲了籠絡「東協」成員反霸，亦不得不降低對各國造反夥伴的支援，使此五國的內患暫時降低，顯示卡特政府對東南亞政策，雖難免將來造成引虎拒狼的後患，但已使此一區域自由國家得到了暫時苟安。

誠然，美國對東南亞的禦共協防，依照「東約」精神，是安內重於攘外。至於華府如何以經技援助「東協」國家——使此開發中的五國以經濟發展達成繁榮？我們認爲卡特政府，對這方面亦並未忽視，「東約」乃以「美澳紐公約」爲基礎——使澳紐與東南亞共安危，而華府又責成東京須分擔其在此一區域的協防任務。可見日、澳、紐三國領袖參加「東協」二屆峯會，並都承諾給予五國所要求的經技支援——包括貸款投資與開拓貿易^⑩，都有白宮授意的可能。而卡特上台後，除加強美與五國的雙邊關係而外，且於一九七八年，派助理國務卿古柏率團赴馬尼拉與「東協」五國代表會談，結果是美國承諾對五國開放市場，爲它們的商品尋求世界價格的穩定，並在美國本土及海外各地反對保護主義。

至來年，美政府又邀五國外長、經長或財長共同組團赴美，與由國務卿范錫所率領的美方五部長代表團舉行會議，卡特本人亦親與五國代表作了兩小時的會議，美方所作的承諾：（一）美國政府的「海外投資公司」，將派出鉅商代表團，前來「亞西安」調查投資的機會；（二）進出口銀行董事主席慕爾將率領代表團到「亞西安」，討論如何改善貿易的辦法；（三）美國和「亞西安」總商會，將組成「美亞商業理事會」。同時，卡特讚揚此一區域組織爲動亂的東南亞帶來了穩定與融洽，表明美國全力支持「亞西安」五國從事經濟社會與文化合作的努力，藉以促進整個東南亞的安定和平^⑪。

雖然美國對「東協」經技援助的承諾，與五國所期望的大有距離，不僅在數量上是杯水車薪，且在行動上須經過調查磋商，更難免緩不濟急；但就整個東南亞的情勢而言，以今日「亞西安」經濟的繁榮與社會安定，與共黨控制下的印支三邦相比，則有如地獄與天堂。卡特政府派遣副總統孟岱爾訪問「亞西安」三國。此乃美軍退出越戰後華府最高官員蒞臨此一地的首次，足見美

註⑩ 「東協二屆高峯後的里程碑」，本刊，十六卷，十二期，拙著。

註⑪ 「東協五國與美國部長級會談主題」，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九、八、三，二版，社論。

國對「亞西安」的重視。無怪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當今年二月訪問「東協」五國過程中，在新加坡表明：美國對東南亞政策，已經結束了游牧時期，今後將堅決支持「亞西安」，作為美國在此一區域政策的基礎^②。至於美國國務卿穆斯基定於本年六月底參加「東協」五國外長在吉隆坡所舉行的會議，更可表示華府在東南亞支持此一區域組織的堅定立場。

七 華府已結束了對東南亞游牧時期

造成華府對東南亞協防舉棋不定的因素：首先是美國人民無意再度介入此一區域的戰爭。越戰的創痛已使美人談虎色變，以致華府當局不敢輕言履行協防義務，甚至連軍事基地都有放棄的主張。其次是東南亞自由國家是否願意接納美軍的協防？亦屬不無疑問。例如大馬所倡導的東南亞中立構想，即主張拆除列強軍事基地，俾與強國保持等距離外交。印支變色後，泰國之所以限定駐泰美軍必須全部撤離，便是鑒於美軍的駐紮，到了緊要關頭，既不敢給予共軍致命的打擊，以致基地的存在，反而成爲共產國家進侵的口實。無怪當時菲方對美軍在菲基地，也有不再續約的主張。

惟其後華府對美軍在菲基地的續約談判，不惜排除萬難，多方遷就馬尼拉要求。「東協」與澳紐亦一再促使菲方應允美方保留基地。這便顯示美國對東南亞安危袖手不管的主張，及「東協」不敢依賴美軍協防的顧慮，都因俄越擴張的咄咄逼人而迅速沖淡。至本年初，馬可仕忱於美國因俄軍侵阿及美伊糾紛而將其防衛重點置於印度洋波斯灣，恐難兼顧對東南亞協防，遂親赴美國試探行情，結果得到了卡特加強美菲軍事合作的保證。華府並允增加一倍對菲軍援，且申明一旦戰爭爆發，美國斷不會放棄亞洲^③。

此外，李光耀曾經表明，新加坡歡迎美軍駐紮。美菲、美新、美泰都先後舉行了聯合作戰演習。「東協」五國拒絕了蘇俄艦隊的訪問，而印尼對英、法艦隊的先後到訪，又都表示了歡迎^④，由此可見「亞西安」成員國對於美國及其盟邦依據「東約」的協防，似已無所顧慮了。美國從世界戰略着眼，在當前的情勢下，自不能不將重點防衛移置於印度洋，但麻六甲海峽爲由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門戶，自必須控制於盟邦手中。如果此一海峽兩岸的成員國——印尼、大馬與新加坡都倒向蘇俄，則以金蘭灣爲中途站的蘇俄太平洋艦隊，對兩洋即可來往自如，所以美國對「亞西安」斷不能不予以軍事協防。

不過泰國駐美大使克羅斯對美軍重來協防曾經明白指出：華府雖一再強調對泰國一旦遭受侵略，必將履行「東約」的協防義務，但仍祇限於裝備武器與訓練的軍援，至於美軍的重來參戰，則並不會有此可能^⑤。其實美國如果依照在越南協防的方式——再度參加地面戰爭，又會如杜勒斯當年所顧慮到的，牽涉到美軍「不適當」的使用，故華府今後對東南亞的協防，仍然是以海空

註②

△路透社新加坡電，一九八〇、二、十二。
△合衆社、△法新社、△馬尼拉電，一九八〇、五、十六。
註③「東南亞公約組織繼續擴充」，臺北「中國時報」，二版，陳德規著。
註④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〇、元、十五，三版。

軍對受侵國家予以支援。

對越俄在此一區域所推進的地面戰爭，據莫斯科指出：「美國促使『東協』諸國走上整軍道路，是爲了填補『東約組織』瓦解後東南亞所形成的軍事真空……」繼稱：「美國官員與『東協』在華府會談，目標有二：一爲開擴美國軍火市場，一爲把『亞西安』變成軍事同盟」^⑮。此項指控，雖然不足採信，但華府連年來對「東協」國家出售或援助的軍事裝備武器數字逐年激增，則爲公開的實事，在「亞西安」五國中，人口與土地面積佔其餘四國總和的印尼，近年來更在積極擴軍與更換裝備武器——將俄製的機艦武器淘汰，改由美國與西歐的出品取代，美國衆院議員兼援外小組主席沃爾夫在雅加達表明：「我們負有軍援印尼的責任，因爲我們過去向越南提供了無意的軍援——亦即無意武裝了非常靠近印尼的敵人」^⑯。這便更可說明今後美軍在東南亞的協防，乃以協助增強「東協」各國的防衛力量爲主體，使各國部隊相互應援，並以印尼武裝部隊爲主力。尤其在在地面戰爭方面，無需美軍介入，俾能符合「東約」的基本精神。

八 結 論

美國當前及今後的東南亞政策，對印支三邦的混戰局面是否採取袖手不管的立場？一旦中共取代蘇俄的霸主地位，並在三邦豎立新的傀儡政權，這對「東協」國家而言，豈非引虎拒狼，危機更甚？現有跡象顯示：華府在三邦仍然具有經其扶助的勢力。高棉的反共武裝——包括自由高棉各派，既屬美方經由泰國支援而成，寮國的反共苗將汪保將軍，雖已赴美定居，但仍然經常回泰向其舊部指示機宜。南越中部高原的反共武裝，原爲美國中情局所裝備訓練的山地反共特種部隊，據河內指控，自西貢變色以來，美方照舊給予補給支援^⑰。

再者，泰國外長西迪最近訪美，在與卡特會談後，即有美泰雙方一致支持施亞努返棉重掌政權的報導^⑱。華府或認爲印支三邦的戰爭，既然起自三邦一致要求國家獨立，政治民主自由，共黨的得勢，不過是因利乘便而奪得政權，並不表示人民相信馬列主義。所以反共戰爭即自三邦變色的當時便已開始，繼後寮棉人反抗越共的吞併，越人又反抗河內的親俄政權，更充份表明了三邦廣大人民都不甘作爲外國附庸，更不願受共黨奴役，北平企圖以暴易暴，置三邦爲其附庸，其結果，勢必重蹈俄越的覆轍，祇不過是爲印支人民開啓獨立自由的契機。

此種看法是否切合實際？須視究竟是美國玩中共牌？還是中共玩美國牌？勝負之數尙難評估。

註⑮——引自塔斯社一九七八年七月廿六日評論稿。

註⑯——南洋商報，一九七七、四、十五，一版。

註⑰——美聯社曼谷電，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六日，引述河內官方越南新社評論。

註⑱——美聯社華府電，一九八〇年六月三日。